

Zoujia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漓江出版社

陆地卷

Guojia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陆地卷

反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陆地等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1.7

ISBN 7-5407-2738-1

I. 广… II. 陆…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广西-当代
②小说、诗歌、散文-作品集-广西-当代 IV. I218.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9727 号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陆地等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1.75 字数 4804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407-2738-1/I·1625

定价: 全 20 卷 3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陆地，1918年11月生于广西扶绥县东门镇，壮族，本名陈克惠。1938年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陈寒梅。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创作研究员，《部队生活》报特派记者、编辑，部队艺术学校教员，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副刊部编辑组组长（主编），易名陆地。建国

陆地

简介

后，专任中共广西省委（区党委）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全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广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西政协常委，广西作协首任主席，广西文联主席。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瀑布》（四卷），中篇小说集《好样的人》、《故人》，中短篇小说集《浪漫的诱惑》，纪实文学《青春独白》，综合文集《劫后余灰》，文学理论《怎样学文学》、《创作余谈》，诗稿《落花集》等。

编委会

顾问◎潘琦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

主任◎阳建国

(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

副主任◎夏永翔

(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武

(漓江出版社社长)

冯艺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

宋安群

(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组稿统筹◎冯艺 宋安群

编辑统筹◎张武 宋安群

编务◎庞俭克 金龙格

总 序

潘 琦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也被称为人学——写人,感人,教育人。作品总是通过塑造人物,描写自然的场景和语言交流去反映社会的风貌,表现时代的精神,抒发作者的情感,以达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广西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红土地,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了一方文化,培育了一批文化人。可喜的是,从四十年代起,广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崛起,他们积极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心,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探寻新时代人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群众闪光的思想和高尚的行动化为艺术,创作出一大批在区内外有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一些典型形象,进入了祖国灿若群星的当代文学艺术典型的画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广西文学创作的水平,是广西文坛宝贵的财富,受到党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为很好地推介优秀作品,保护这份经作家们辛勤劳动获得的宝贵财富,漓江出版社和广西作家协会一年前开始着手编辑这套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收集了全区 20 名资历较深、创作成果丰硕、作品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一部分作品，选编成集。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壮族作家陆地、韦其麟，京族作家李英敏以及瑶、侗、仫佬等民族作家。《丛书》包括小说、散文、杂感、诗歌、文艺随笔、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出书，一次推出种数之多，篇幅之大，这套丛书目前为广西之冠。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成长的道路和他们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文学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在创作内容、技巧、风格上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出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对祖国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些创作经验和有时代感的作品对现在从事创作的文学青年有一定的借鉴、学习、参考价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希望八桂大地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改革开放大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在召唤着我们的作家。我们在时代的召唤面前，应当毫不犹豫地迈开双脚，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那里有结构出色的文学作品的骨骼、血肉和灵魂，那里有铸造民族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旋律、色彩和音响，用我们的热情和智慧，去歌颂新事物，塑造新形象，表现新时代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风貌，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赞歌！

出版社要我在这套丛书写篇总序，遵嘱写下这些文字与大家共勉。

目 录

故乡与童年	(1)
冬至闲话	(14)
童年的作文——给二哥写信	(17)
乡 间	(19)
想起那段日子	(25)
前 夜	(29)
羊城邂逅	(37)
节日纪事	(40)
摇篮的记忆	(49)
部艺点滴	(61)
从延安到沈阳——行军日记	(70)
动荡的日子——1945 年之冬	(150)
哈尔滨抒怀	(175)
没有结果的落花	(179)
一段苏木	(184)
巴马采风	(187)
柳州一日游——1989 年 6 月 27 日夜记	(194)
左江纪行	(196)
海港沉思	(202)
乡情赋	(206)

耿介一世——悼念秦兆阳.....	(210)
谭流其人.....	(216)
纪念黄勇刹.....	(221)

文学姻缘.....	(225)
关于《落伍者》——自我批评,并答程钧昌同志.....	(228)
小巷终将辟成大道——笔谈柯天国小说.....	(235)
《美丽的南方》二题.....	(240)
《故人》题记.....	(244)
《青春独白》小引.....	(246)
《瀑布》的前因后果.....	(247)
文坛来去.....	(252)
七十回首话当年.....	(258)
无悔当初——我的创作生涯的终结.....	(283)

后 记.....	(285)
----------	-------

故乡与童年

我是在岩洞里出生的。那地方，当年叫广西省绥淦县东门乡岵等村。县治原先是属于土司官管辖下的羁縻州，人口只有两三万；全国解放后，和邻县的扶南、同正两个县合并，建立为扶绥县。1958年，广西省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属于左江南部壮族方言区域。城镇居民先前是壮汉不分的，祖辈的传说都讲是“随狄”（随从狄青征服依智高）南来的后裔，从来总以为自己是汉人。等到1952年壮族自治区筹建时才宣布说，凡是讲壮话的都应归属为壮族。所以到1952年以后，我的民族成分才由汉族改为壮族。

其他少数民族的住地，如瑶族，世代相传，习惯于高山密林，在贫瘠的土地上经营他们的生活。壮族人就不一样，生长养息的领域，却拥有肥沃的平原，交通来往、文化生活和汉族不见得有多大区别。我的出生地之所以在岩洞，并不是由于少数民族祖先的穴居野外来的。幼年听母亲“讲古”，才知道岵等村的旧址，并不是现在的岩洞，而是在岩洞东北两三里地，在人们赶街趁圩的交通大道上。东面约四公里的地方是东门圩场——二十年代中期，县城迁移来这里，成了新县城；四面七八公里又有另一个圩场叫崇罗，是每年农历三月三，青年男女赶“歌坡”的地方，现在是东罗煤矿的矿山区；西南十公里是旧城，就是土司忠州所在地。正是因为村子处于要道，当太平天国前期闹“三点会”那些年月，全村遭到了劫难，居民都流离星散了，一百多户的村庄顿时成为废墟。曾祖父为逃难避

乱，伙同十来户邻里一道，迁到附近这个岩洞来另起炉灶。洞穴宽阔深邃，在当中可以间隔筑屋。十户八户人家就这样安顿下来，建起新村。

这岩洞，前面是平展一片的大池塘，中间筑起一道堤，间成左塘右塘。左边是公塘，种藕种芹，供牲口饮水；右塘是供人汲水、淘米洗菜的。这是我祖父见一张塘人蓄共用，不清洁，才出钱雇工挖的私人的鱼塘。塘边长着竹子、乌桕、苦楝和龙眼树。右塘岸上的小块平地是我家的菜园，除了四季种的蔬菜，园边角落还种有芭蕉、枇杷和酸梅，有株朝天椒一年四季都长，总是摘不完似的。从洞口往外望，每个晴日，天边出现变幻无常的霞光。霞光仿佛拉开的帷幔，伴随而来的鸟语、鸡啼、虫鸣、竹声，显得山谷分外幽静。白天，大人们都上山下地去了，传来悠扬、嘹亮的山歌回声，山鸣谷应地在群山中回荡，十分好听。这时候，村里全让给孩子们了，偶然有摇着手鼓的货郎担走村过寨，孩子们想起狼外婆的故事，谁也不敢把寨门开开。眨眼工夫，山头的阴影洒下谷里了，斜阳召回三三两两的归鸦，牧牛的老人挑着半筐牛粪，驱赶着肚皮鼓鼓的牛群回村。牛群抢先挤到池边饮水，惊起一群鸭子呱呱乱叫。

村名岵等，译成汉语，意思是矗立的山。原来附近有座高耸入云的石山，登到山顶，极目可见五十华里；从村前空口望去，活像平地冒尖的竹笋，又仿佛一支倒置的蘸满墨汁的毛笔。每当雨后，山上树木葱茏，景色如洗，显得特别挺秀。山南四五里，有座仙山，名叫岵仙岩。山不算高，腰间豁开一口岩洞，远看仿佛狮子张口，传说是神仙的住处。不知什么朝代起，人们就在此立了神庙。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和七月十四的佛诞和盂兰会两个节日，除了本地还有邻县，都来不少香客上山朝拜。有的初来，或烧香许愿，求子赐福；或摇卜卦，占问休咎；有的还愿做道场。那排场就很可观：穿红着绿的人，载运物资的车马，来了一大批，闹上三五夜。在我六七岁懂事的年龄，这种盛典已经见不到了。只听长辈说，做道场那情景很不一

般，举行的仪式很惊人。在一片坪场上，铺下一席有三九二十七尺长的灼热炙人的火炭，主事人手捧亲人的亡灵牌位，打着赤脚，令人惊心动魄地从火炭上超度。事先都说：只要你心地虔诚，火炭就不会烫人。其实，事后谁脚板也不免烧灼起泡，只是为了不让别人讲自己缺乏真心信念，只好哑巴吃黄连，谁也不肯说疼叫苦。好在事先准备有草药敷料，皮肉的烧伤不至于致命。人们的迷信，即使有九十九次失望，总是不会计较的，只念念不忘于一次的偶然的巧合。正因如此，这座仙岩在方圆百八十里地，颇负盛名。庙堂里挂满“有求必应”、“普渡慈航”等等金碧辉煌的牌匾；石灰石的溶洞一般都有长年不断的岩浆滴漏，这里也不例外，庙祝拿来水桶把水盛起，足够三五个人每天的吃喝用水。人们就此编出一种传说，说什么在古时候，岩顶还有一只小洞眼，每天掉下来，足够和尚们食用，只因来了一位云游和尚，为了要多得米，拿一根长长的竹竿把洞口捅大，好让米多掉点下来。神仙嫌恶贪心人，从此再没米往下掉了。另一个传说：岩洞后头连着一隧洞，一直往里，有条河能通达海龙王的龙宫。宫门前有两座石山对峙，像两边城门的城垛，那是龙王的金库宝箱。里头的金银财宝不少，只是惟有修道成仙的人才有福分去到，一般人想去也是去不到的，半路上有大蟒怪兽把人吃掉……话讲得挺玄，从来也没谁个亲眼见过，人们也只有姑妄信之。另外，庙门前——也就是仙岩洞的山谷下面，有一株半山高的扁桃树，从老远地方望去，树冠常年葱茏苍苍，好比长得挺茂的扫帚草，人工剪枝也没那样整齐浑圆。每年六七月间，树冠结成鹅蛋一般大小的芒果形的浆果，果子黄熟时，飘来一股好闻的香气。本来龙眼、荔枝、芒果和扁桃，每年结果多少，都有大年、小年的循环轮换，惟独这株树年年一样，果实累累，挂满一树。可是果熟了，徒然任猴子、果子狸吃了，从来没人尝到过是酸是甜。这倒不是由于树高，人不可攀摘，就是果子熟了风吹落地，也没见人去捡。一代一代的老人传下来都说，原先有个人到仙岩的神案偷吃了供品，得

了麻风病，死在山脚下了，没人给他收尸埋葬，后来就在那死人的地方长起这棵扁桃树。本地有种禁忌：凡是埋葬麻风尸体的山场，就成了绝地，都怕传染得病，谁也不敢接近了。正因为这样，这棵树就不受人们侵犯，长得特别高大。

家乡除了这座倒立的笔峰和招徕远近香客的仙岩之外，给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春天，农历三月三前后，山前山后、地头田边的木棉树都开起一树红花，高高的秃枝，缀满鲜艳耀眼的大红花朵，招来一群一群八哥鸟啄饮花蕊的香汁。等到花落满地，孩子们从村边路旁拔来藤条，将落花一朵一朵地穿成一串串，挂在身上，像当兵哥们挂的子弹带，三五成群地分成两军对垒，用花朵当做手榴弹，双方互相攻击，打到哪边没了子弹，哪边就认输了。木棉的花期十天半个月，花落，树枝留下果荚，最多两个月后，果荚绽开，棉桃似的张口吐出白色的飞絮，满天飞舞。人们不等果荚自然绽开，就提前把它采摘下来，用刀破开皮取出棉絮，晒干，絮进枕套，轻柔而不板结。再就是，每年初秋，山洪暴发，平时干涸的山塘和洼地，往往一夜之间顿成泽国——到处都是水，地下河从山洞冒出泉水，带来泥鳅一样的小鱼。这种鱼很不一般，煎起来，自身出油，味道非常香，肉质细嫩软滑。这在别处是少见的。但是，到我十几岁的时候，这样的地下河的溢水现象，已经不常见了，即使有山洪，也没再见过这样的油鱼了。

我是1918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冬季头一个圆月初升的时刻，在姓陈的农民家出生的。祖父陈继禹，是清末的武秀才，当过三点会的先锋；家有出租的田地，长年雇有长工。他只养有我父亲一个独生的男孩，惟恐家丁孤单，受外人欺负，为了添丁得男，曾讨个妾侍，偏偏没有生养。晚年嗜好大烟，家产几乎都吃喝耗费完了，家境衰落下来，到我父亲当家时，小康之家已经不太好维持了。在我出生之前，祖父母都已去世，到我懂事的时候，母亲才指着一把三叉戟和一把马刀，告诉我：这是祖父的遗物。三叉戟的把柄圆溜光

滑，马刀又长又锋利，能将三枚铜板叠在一起斩断，三叉戟是乡人捕猎老虎不可少的家什。母亲常就这两件遗物，对我们儿辈谈起祖父当年如何凭它显示武艺过人的威风。父亲陈会邦，青少年时是地主家的纨绔子弟，因为是独生男孩，更加骄纵使气；也曾读过些四书五经，同窗好友有的考中秀才，成了什么廪生拔贡，有的设馆授徒当乡村学究，有的在地方成为乡绅、讼棍。他自己成家立户之后，只好凭祖父剩下百二十斤谷种的保水田和几片旱地，过着自耕自足的小农生活了。后来有了子孙儿媳，家口增多，单靠农田生产，已经难以维持日用衣食，尤其是由于匪患猖獗，邕等村的山洞故家，惨遭洗劫，被迫举家迁居东门圩上，因建新屋，购买耕畜，补置家具，日子更见艰难。父亲凭他早年结交的亲朋关系拉扯挪借维持一家生计。同时依仗其有限的文化知识，利用圩镇的条件，在农事之余，经营过酿酒作坊弥补家用。可是，生意也并不顺利，不是酒酿发酸，就是养猪碰上瘟疫。不但弥补不上农业生产的不足，债务重负反而日见增加。但他昔年纨绔子弟的气派却不肯完全抛弃，亲友来往交际，仍旧好讲究排场，大手大脚；养画眉鸟，养马代步赶圩，每天劳动回来总也离不了酒。只是有一点，他虽长期服侍祖父烧鸦片，自己终能洁身自好，没染上烟瘾，这是他常常向我们儿辈夸口的。母亲是土司衙内掌管钱粮的小吏李本荣的满女，因无兄弟，做满女的更加得到宠爱。幼年在衙内曾随同官家子弟受过塾师破蒙，读过几天“人之初，性本善”的课文。但在当时当地的风气下，女子入学是被认为不守本分的，粗识几个字，后来都随同年岁的流逝和生活的奔波而遗忘了。惟有当年见到听到的一些世态人情和故事传说，她倒还能记忆，闲时向我们子孙幼辈娓娓而道，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有时能一口气给我们背诵长达几百句的叙事的民歌；因时遇事，讲话常能恰如其分地引用某些富于哲理的谚语、民谣；善描花样，绣巾绣鞋，纺麻织布，针线、女红样样都能做得来。母亲一生养活五男二女，所谓“七子团圆”。这在旧社会的封建观念来说，是

值得羡慕的所谓有福分人的标志，但在家境日见衰微的主妇来看，却受多子之累了。我是最小的男孩，排行老五。前面四位哥哥——克忠、克孝、克廉、克洁，他们的幼年，凭祖父在世，家境还不至于那么拮据，加上外祖父母无男继承家业，对我母亲这个多子女的满女给予的周济特别多些。四个哥哥在他们入学的适龄年纪，个个都能读上几年书。有的人私塾读四书五经；有的上新式学堂，学的是旧制小学的共和国教科书。四个人中比较勤奋好学，学有所成的，只有二哥一个。他是读了几年塾馆才到县城外祖母家，在那里考进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的。当时旧制高等小学开设英文课目，学到毕业考试，他已经能用英文写信。其他各科也都获得优异的成绩。1923年，李宗仁、黄绍竑统一了广西军政局面，在南宁建立起督军署。翌年，二哥离家谋求差事，考进了官费的军官学校。

两个姐姐——亦英、亦娇，和四个哥哥，当祖父在世，家境还兴盛的时候，幼年就早已同所谓世家富户订了亲。大姐嫁本县姓梁的官绅世家，二姐的婆家是地主。婚嫁彩礼，都是彼此对等往来。做家长的，一来要顾全体面，二来也免得儿女受委屈，这就苦够了父母。他们为了张罗几个儿女婚嫁，只好求人告贷。借印子钱是要付高利的，这样一来，上到门来的熟人不再是笑脸相迎的亲朋挚友，而是一些认钱不认亲的债主了。记得每临年关，父亲就叹气：“冬至就到年，讲过就算钱！”冬至过后，没现钱就赊借不来东西了。年三十晚，父亲常为回避债主上门而上山躲债，团年饭也吃得不安然。就是这些感触，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观念，在我幼小的心窝早就埋下了根，日后长大，遇到事情，总是比别人想得多，总是好往曲折、复杂和困难方面去考虑。我耽于思索怯于行动的性格，恐怕是从这里养成的。

我是从山洞的故家迁居来东门圩的那一年才开始上的小学，取名陈克惠。那是1925年，读的春季始业的新学制白话文课本，“国文”改为“国语”了。第一位破蒙老师叫凌宽儒（希孔），只教我们

一年就由本县保送去了梧州，进入有周恩来等人从广州上来指导建立的共产党支部在内的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随后他又到黄埔军校去学军事，最后再入陆军大学深造，抗战后期牺牲于广西昆仑关之役。实际上，我的破蒙老师应该是我的二哥。在我未上学之前，外祖母把他从村里的私塾接去县城，进第一高等小学堂。每当寒暑假回家，常常聚集几位堂兄弟在一起，传授他从学堂学到的课文。我凑在一边旁听，觉得挺新奇有趣。有一回，过中秋节，二哥给大家讲个故事。说苏东坡被贬下放在钦州的时候，遇上中秋过节，他家一个丫头来圩场买鱼，卖鱼的老渔翁有意要考考这位苏学士家的丫头，跟小姑娘打赌，要她当场即席吟成四句诗，每句要有两个“头”字。吟得出来，就算她赢，白送她一条最大的鳊鱼；要是做不出来，就得认输，必须帮助老渔翁把鱼卖完才得回家。问她敢不敢试一试？丫头并不示弱，说声：“当真？一言为定！”老渔翁含笑点头：“一言为定。”丫头沉吟片刻，说声：“有了！”随口念道：

上头来赶下头圩，
丫头来买蚌头鱼；
腰头开钱手头数，
两头打赌一头输。

老渔翁听罢，哈哈大笑，真的挑了一条最大的鳊鱼递给丫头。我在旁听了，当场便能复诵这四句诗来，二哥不禁惊奇，认为我记性大不一般。于是，当我还在山洞未到东门圩上学之前，二哥已经将初小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逐字逐句地教了我。等到正式进学校时，第一册语文，我已经会认会背会默写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姓凌的那位破蒙老师对我特别器重。但是，在同学当中却招来了嫉妒和奚落。在富家儿和圩镇人的眼里，我是个“山里人”、“土佬”，而且穿着又那样寒伧，长年打着赤脚，衣服也是捡大姐的长男穿旧了

的，实在不像个样子。除了个别的穷孩子才肯同我悄悄地说到一块儿，在多数场合，我是搭不上也不屑跟人做伴的。也许正是这样的境遇，在我幼年便产生自卑而又自傲的变态心理，性情偏于内向。也许正是由于童年的寂寞和贫困，缺乏友爱和温暖，才迫使我往书本上去寻找朋友和安慰吧。回顾那些岁月，惟一能叫我开心的就只有书。书成了知心朋友，也成了我生活中难戒的嗜好。

前面已经讲了，我并非出生书香门第，书卷对我们兄弟并没有什么前世姻缘。只是我二哥对读书也有特别爱好。当他还在县城上学那个年月，一次粤军陈炯明的红头军（军帽镶有红边）追击广西军阀陆荣廷，前锋还未赶到县城，县官老爷已经闻风而逃，空留一所衙门。我二哥同他的伙伴居然敢翻墙潜入衙内，别人捞到什么财物，没听他讲，只见他捡回好大一堆书，都是一些线装古本。后来，我家遭土匪烧劫，那些书几乎散失完了，等到我能读它的时候，只见到一套用精致的木盒装起的，上面刻有篆体绿漆阴文的《唐宋八大家文集》和好几本小本头的《绣像金玉缘》、《三国演义》什么的。这些书，我起初是读不懂的，只是看看里面的插图。后来叫我发生兴趣的书还是我二哥到了省城，进了军官学校当学生的时候，经常给寄来的新书。那些书，开头是《小朋友》，接着，就是《中学生》、《木偶奇遇记》、《天方夜谭》、《鲁滨孙飘流记》和安徒生童话等等大大小小的书籍杂志。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使我如饥似渴地得到饱餐。那些岁月，我的物质生活无疑仍是贫困不堪，可我的精神食粮却是富足的。在冷漠的眼前生活里我找到了温暖，在险恶的人海的暴风雪中，躲进了避风港。

大概就像是听人讲话听得多了，自己也想插嘴一样，书，读到一定的时候，不免触动了心，自己也想学样，悄悄试笔，以图表达自己在人前不敢或不善于表达的心曲。于是，我在高小一年级便开始写日记，接着，家里要给在外当差的二哥写家信，不必再去麻烦中过秀才的世伯代笔了。由我遵照父母亲的嘱咐，开始给二哥写信。